

CHINESE-MANDAR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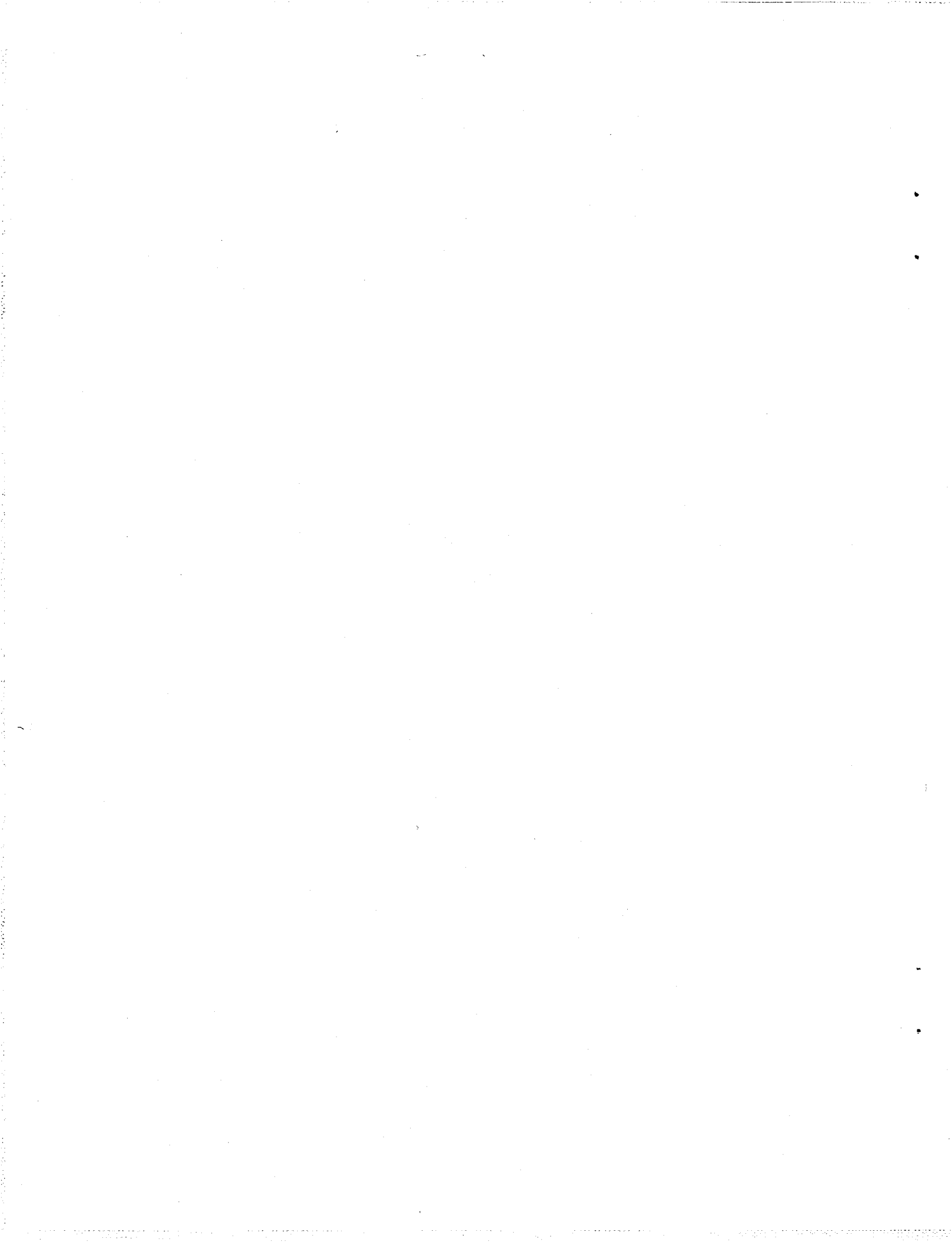
Advanced Course

MODERN MILITARY READINGS II

Lessons 1 - 15

March 1974

DEFENSE LANGUAGE INSTITUTE



PREFACE

出版說明

越南人民是具有反帝革命传统的伟大人民。半个世纪来，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打败了法国殖民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近十多年来，越南人民又同美国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辉煌胜利。在这场神圣的斗争中，越南南方人民站在祖国的最前哨，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高举“决战决胜”的旗帜，开展人民战争，打败了帝国主义的“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并且正在进一步打败帝国主义的“越南化”计划。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越南人民的气壮山河的抗美救国战争，给帝国主义以十分沉重的打击，大大地鼓舞、推动和支援了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树立了小国战胜大国、弱国战胜强国的光辉榜样。

越南南方人民的伟大抗美救国斗争的现实，为越南南方的革命文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战斗题材。越南南方的战斗的革命文艺正在茁壮成长。十多年来，越南南方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通过他们的作品，展示出越南南方人民在威力无穷的人民战争中，发扬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这些革命作品大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的战斗意志。

现在我们出版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的十五篇作品，只是越南南方大量革命文艺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投身在战斗的激流中，亲身参加创造英雄事业的人，其中有些就是基层干部或解放军的指战员。他们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面战斗，一面写作。他们的作品真实地、生动地刻划了时代的英雄人物，反映了越南南方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我国读者读到这些作品的时候，将会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

这十五篇小說中，《小戎》和《沙努林》采用了越南南方解放出版社的《哑巴的酒店》和越南南方共和駐华大使館新聞处印行的《沙努林》两书中文版的譯文，其他十三篇則选譯自越南《人民报》、《文艺》、《军队文艺》等报刊及越南南方解放出版社一九七〇年四月出版的《短篇小說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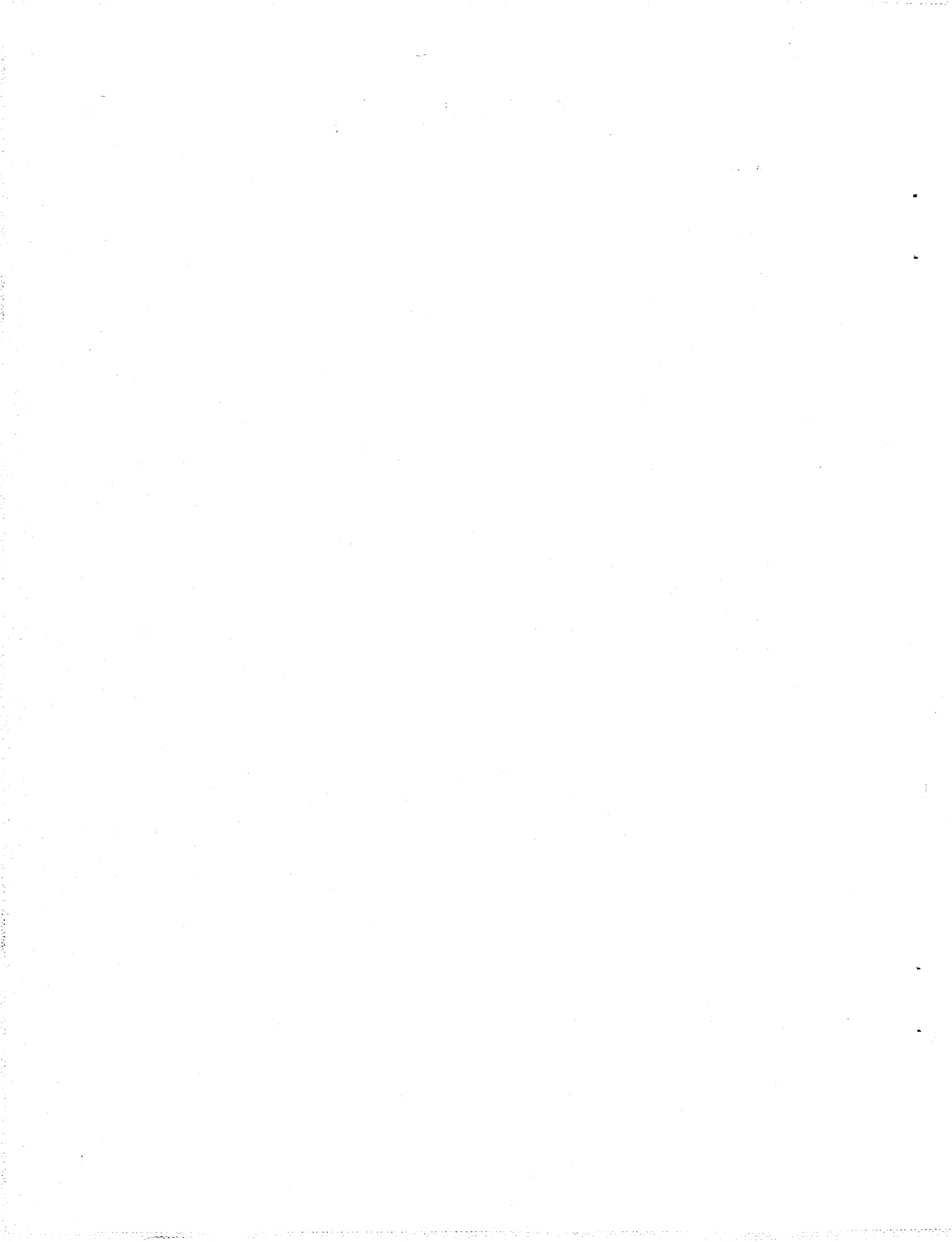
1972年6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北京

TABLE OF CONTENTS

Lesson		Page
	目 录	
1	笛声.....怀 武	1
2	小絨.....阮 創	8
3	烟霧.....英 德	14
4	沙努林.....阮忠誠	20
5	第一次查哨.....苏潤伟	30
6	在最初的日子里.....林 同	36
7	腊月二十七晚上.....阮韶南	42
8	大家庭.....阮 詩	51
9	两个战友.....黎文草	62
10	参軍.....竹 之	70
11	嘉順大娘的心.....国 武	73
12	墨村的信.....阮志忠	79
13	小德.....蔡 峰	93
14	北村联络員.....武坐雅	102
15	西貢城的妇女.....陈孝明	109



Lesson 1

笛声

怀武

我准备去珙平工作的那天，得到阿五的詳細嘱咐，因为我是刚从远方来的客人，他是县保卫办公室主任。在那黑暗的岁月里，他是珙平区的一位老领导干部。他把介绍信递给我之后，久久地紧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

“加把劲吧！朋友！从这里到那里路并不太远，但路上要加小心，我們派高大同志护送你到目的地，沿途有什么事情他会帮助你解决的。”

我怀着眷恋的心情告别了阿五，兴冲冲地到保卫科找高大，这时，如果有人問我情緒如何，那我将毫不掩飾地告訴他說：“很高兴。”这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經過几年的动蕩起伏之后，現在珙平的革命运动已經迅猛发展。虽然敌人的崗楼仍然存在，但十分明显的是那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已成为打击美国强盗的碉堡。二是，这次外出工作，又幸运地有人陪同，不致象上次那样感到寂寞孤独。高大，这个名字，对于象我这样一个正准备到敌占区去执行任务的身体虚弱的人，乍听到它就产生了多么大的好感和信心啊！我在想象，我这个未来的旅伴一定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彪形大汉，很可能“高大”只是一个严肃的正式的名称，只有在填写履历表或向客人們介绍的时候才用，而实际上平时通俗的称呼，如果不是叫“大个子”，便是叫“二胖子”。

我不禁为自己的想法而笑了起来，接着就大搖大摆地跨进

了隐藏在竹丛下的一栋房子的大門。保卫組的負責同志接过阿五給我开的介紹信，草草看过一遍，便爽朗地笑了起来，順手拉过一把椅子請我坐下。但我并不太关心他对我的热情接待，因为我只顾望着那位身材魁梧的年青小伙子，他正坐在那儿一边綁着背包带，一边用清脆的声音和周围的伙伴們說話。看着人們脸上流露出来的敬佩的神情，他陶醉地追逐着自己如何赤手空拳和美国别动队搏斗的情景。他边讲边举起粗大的胳膊，那胳膊鼓起了一团团肌肉，黝黑发亮，就象青铜像似的。更加吸引我的是当他再次表演那动作时，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总是直盯着我，好象故意对我說：“你放心吧，我这个彪形大汉是不会在半路上就把你甩掉不管的！”

我津津有味地欣賞着这个身材魁梧的年青小伙子，内心一直相信他将是我的坚强的旅伴。突然有一只瘦小的手在我的左肩上輕輕地拍了一下，接着是一陣清脆的小孩子的声音：

“快准备走吧，叔叔，晚上好行动呀！”

我吓了一跳，轉过头来，看到一位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他正傻呼呼地站在我的背后，长得又瘦又矮，消瘦得就象一棵长不大的稻子，脸上瘦骨嶙峋，而且有点枯黄发青。他只穿一条短裤，因此人們一眼就能看見他那干癟的胸脯和細得象芦葦杆似的双腿。也許，他全身的精神和活力都凝聚在他那竹根似的又粗又硬的头发上，在寬闊而突出的前額下的烏亮的圓眼睛里，以及那个好象时刻准备迎接平原的凉风似的稍为翘起的朝天鼻子上。

也許是由于很少和小孩接触的緣故，我一直坐在那儿兴致勃勃地观察着他。可是他对我却滿不在乎，泰然自若地一屁股坐在地上，抽出插在腰間的笛子，送到嘴边吹了起来。

看他那个模样，我猜想他准是保卫組的房东的孩子。一定是

組里的負責同志有事外出，怕我忘了作好准备，因此让他来提醒我。这时，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旅伴，便托付他說：

“喂！小朋友，你帮叔叔去把高大同志叫来，我有点事想問他。”

說話的時候，我沒望他，只望着仍在竹丛下面陶醉地跟伙伴们讲故事的那位身材魁梧的青年。待轉过身来时，我見他依然一动不动，便又焦急地催促了他一次。

他把笛子往腰間一插，羞答答地望着我，吞吞吐吐地說：

“叔叔，我就是高大！你有什么事嗎？”

“天呀！”我不禁失声大叫，在他腿上狠狠拍了一下，然后仰身大笑起来。高大原来就是这个小伙子嗎？他在我面前的正式出現，打破了我对于高大这个名字的一切美好想象。說实在的，这时候我已感到十分失望和扫兴。但表面上却仍在大笑不止。可也真造孽！小孩子哪会懂得我笑里的含意呢！因此，他也天真地跟着笑了起来，而且还拍着我的肩膀称赞說：

“你太兴奋了吧！对，到敌占区要有这种情緒才棒哩！”

就这样，当天傍晚，我怀着与高大所判断的并不完全一样的心情，跟着他一起出发。我一边走，一边望着他那矮小的身材，总觉得不是滋味。走了一段之后，我努力加快步子，想跟上去和他攀談攀談。但他却越走越快，并突然离开了大路，朝着土坡上的一个孤零零的竹丛里走去。

他在那里停了下来，解下挂在肩上的枪，严肃地望着我，一本正经地說：

“請同志们安靜；让我传达一下路上应注意的事項。”

听他那奇怪的称呼，看他那煞有介事的模样，我真觉得好笑，可是因为对这里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坐

下听他讲。他讲的不多，問題也不十分重要。大概无非是：夜里不准抽烟，不准說話，要牢记暗号，紧跟前边的人，如有情况要及时报告等等。他最后假咳了几声并問道：“同志们还有什么要問的沒有？”

他看到我在摇头，便又悄悄地揩上了枪，急急忙忙繼續赶路。我还以为他要改变方向，沒想到他还是沿着原路，轉到刚来的那条大路上。我开始感到这小家伙的工作方法有点“煩瑣”。但也仅是有点“煩瑣”而已。因为也許是这里的情况太紧张，路上不能說話，所以他才不得不这样做。可是刚刚走了一段路，他却忽然又抽出插在腰間的笛子吹了起来。他那嗚嗚的笛声向天空飞去，尔后又空曠的田野上迴旋。他吹的既不是什么乐曲，也沒有什么旋律，反正是气足的时候就拉长，气短的时候就短促。我紧张极了，赶忙使劲追上去，拉住他的衣服质問道：“这里的情况你清楚嗎？为什么这样拼命地吹笛子呢？”

“平安无事，乱喊乱叫都行，更何况是吹吹笛子呢！”听他这一說，我的神經不再那样紧张了，但馬上联想起他刚才的作法，又禁不住生气地問：“那为什么你不能边走边向我传达路上应注意的事項，刚才定要把我拉到竹丛里，然后又回到原路上，这样把我折腾一番呢？”

“叔叔，这是上級給客人規定的原則嘛！”

“但也需要灵活掌握啊！只有叔叔一个人嘛！”

“哟，那可不行，一个人也是客人呀！”

他只这样漫不經心地回答，接着又把笛子湊在唇边嗚嗚地吹了起来。我再也无話可說，只好干瞪着他哑嘴叹气，巴不得尽快和珥平的人接上头，好早点把他打发回阿五那边去。

当天夜里，我和高大躺在珥平野外的一个小窝棚里，冬天已经降临，寒风刺骨，如果在正常情况下，那我早就把头钻进稻草堆里一觉睡到天亮。可是这晚上却无法安静下来。按照约好的行动，夜里十一点整应该有珥平的人出来接线，但已经是午夜两点了，仍没看到他们的踪影。在我们眼前，村寨沉浸在雾中，显得异常寂静，只是偶尔才听到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和从岗楼里茫茫无目的地发射出来的一阵阵冷枪声，我费力地坐起来问高大：

“喂，如果珥平不来人，你打算怎么办？”

“那可能要回去，因为情况变了他们才不来。”

“在这一带你有熟人吗？”

“熟人倒很多，象柳四孀家，就在那一棵高聳的椰子树那边，离这儿不到一公里，可就是不知道别动队那班家伙今晚埋伏在什么地方。”

他讲到这儿，便又静静地坐着，不时伸出手去打蚊子，突然他霍地站了起来，跑出去往村子那边望了一会，然后回来嘱咐我说：

“叔叔，你坐在这里等着，我出去试探一下那帮家伙，可千万不要睡着了，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往这个方向撤！”

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小窝棚旁边的沼泽地，然后又把头凑近我的耳边小声说：

“我用笛子吹三声鸟声叫你。”

他说完，把笛子插回腰间，打开枪保险栓，便悄悄地走了出去。我望着他那瘦小的身影从我面前掠过，然后就在夜雾中消失了。我非常为他担心，急忙追了上去，拉着他的衣服说：“高大，让叔叔跟你一道去行吗？”

“哎哟！那怎么行，这是原则问题！”

“你是嫌我碰到敌人时打不了他们吧？”

“打当然能打，但现在不是你的事，而是我的事嘛，你懂了吧！”

他说话时脸上冷冰冰的毫无表情。可能是怕我难过，随又握住我的手摇了几下，调皮地笑了笑，然后飞快地跑了。

他的脚步渐渐走远了，不知从哪儿传来的沉闷的蛙声却越来越清晰地在我耳边回响。刚开始时，还是一两只青蛙在孤零零地呼叫；不到一会儿，就有成百上千只同声大合唱起来。咯咯……咯咯……我蜷缩着身子坐在小窝棚中间的一堆稻草旁边。越是不愿再听那令人生厌的音调，就越渴望能快点听到高大回来的脚步声。我真想抽烟，把手伸进口袋准备把烟掏出来，但突然想起高大的嘱咐，只好又把手抽回来了。我伸了伸懒腰站起来，把头伸到外边张望，周围仍是一片漆黑，只有在遥远的旷野中才看到一两盏荧荧如豆的灯光，可能这是鸭棚里的灯火吧！但不管怎样，望着灯光总比听青蛙声要好受些，因此我的眼睛总是死盯着它。

“唧唧，唧唧！”

我忽然听到从远方传来了两声鸟叫，声音清脆悦耳。这是在田野里稻子金黄、树枝上果实累累的季节里经常听到的鸟叫声，记起高大傍晚时候传达的注意事项，我意识到这是他用来与珥平那边接关系的暗号。笛声过后，我心里七上八下地静听对方的回音，可是除了大青蛙小青蛙的一片鼓噪声以外，什么声音都没有听到，可能是高大已经联系上了，也可能还没有联系上，但无论如何我总觉得心里踏实了些，因为在听到笛声之后，没有再听到敌人还击的枪声。这样，高大总算是脱离险境了！我轻轻地松

了一口气，身子靠在稻草堆后面，仰望着天空閃烁的星星。

剎那間，小窩棚左边的田里响起了“沙”的一声，不知哪里来的一只惊鳥掠空而过。青蛙的咯咯声更加震耳。我急速站了起来，把手榴弹拿在手里，匍匐出去观察情况。天黑沉沉的，看不见人影，只听见嘩喇嘩喇的涉水声越来越近。我正在犹豫这是不是高大，一道手电筒的亮光便向我直照过来。电光来回扫了几下，就在小窩棚前停留了很久。在我眼前，横七竖八地放在田埂上的一堆秕谷和几捆稻草被照得格外清楚。我象一具死尸，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让那电光在我背上扫来扫去。一个男的吆喝說：

“越共先生們，还有解过的鴨蛋嗎？快拿出来下酒吧！”

另外一个人家伙更加奸狠地說：

“赶快出来吧，先生們，咱們干它一顿还可以暖暖肚子呢，嘻嘻，你們知道，老子們夜里踰水可不好受呀！”

接着这班家伙就哈哈大笑起来。手电筒还在照着，但涉水声消失了，也許是他们不敢进来。我紧紧握着手榴弹，只要一扔出去一切事情就会馬上发生，但我仍旧拿在手里。我利用敌人的手电光扫向左側的机会，赶忙退到稻草把后边，好找个靠身和观察的地方。这样，我隱約地看到有几名伪軍在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地方。这样，我隱約地看到有几名伪軍在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地方。这样，我隱約地看到有几名伪軍在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地方。这样，我隱約地看到有几名伪軍在离我一百多米远的地方。

突然有个家伙埋怨道：

“算了吧，大概他們不想干了，咱們回去吧，老爷子們！”

“噫，回去就回去！哈，哈！越共先生們，祝你們健康呀！”

手电光轉到村子那边去，嘩喇嘩喇的涉水声越来越远。我还是靜靜地躺在原来的位置上細听动静。耳边好象听到从刚才的田埂上又传来了一阵微弱的声音。“沙沙”，“扑扑”地响了一下，又靜了下来。于是几条隱約可見的影子出现了。这准是强盜

們又在耍什么花招。我輕輕爬过了一个小土堆，准备他們靠近时扔了手榴弹后，好往回撤。可是当我剛剛看到强盜們的影子在小窩棚旁边的高田埂上露出来的时候，一梭子弹却带着清脆的响声朝着那个方向飞去了。强盜們栽倒在水田里。

“糟了，少尉，越共！”

“他媽的，叫什么，打，狠狠地打！”

他們一边嚎叫，一边象抛沙子那样朝着刚才枪响的方向进行密集射击，一条条通紅的火舌划破田野的上空，嗖嗖而过。我知道高大正埋伏在那里，便找个机会把手榴弹朝强盜那边扔去，迷惑他們。然后，我轉过身子，沿着长满了芦苇的田埂，朝着高大約好的方向后撤。在跑了一段較长的距离之后，我突然听到从那边的田埂上传来了几下輕微的鳥叫声：

“唧啾，唧啾，唧啾！”

我回过头来，看見一个黑影正从田埂上露出来。我象一支脱弦之箭飞快地朝着那边跑去。可是，当我剛剛能看清高大的时候，高大已經猛地向我扑来。他一手把我的脑袋按了下去，低声說：

“趴下，注意敌人的炮火！”

我的脸刚刚貼着地面，几顆子弹便扑扑地打在田埂上，嗖嗖地从我头上掠过。真是危险极了！待敌人的一梭子弹过后，我抬起头时，高大已經不在了。我朝左边望去，只見他正在离我三十米远的地方，把一束稻草竖起在田埂上，并随手向敌人的方向打出一梭子弹，然后弯着腰跑过来催促我說：“咱們順着这方向撤！”

我吃力地爬起来跟着高大猛跑，这时敌人正向我们刚刚撤离的那个地方猛烈射击。他們在水田里一边跑，一边大声嚎叫：

“不要打死，給我捉活的！”

“从三面包围起来，小心他们跑掉！”

我的心蹦蹦地跳，焦急得象烈火在肚里燃烧，我拉着高大的衣服不安地望着他。可是他却若无其事地只把笛子递了给我，然后小声叮嘱着：

“叔叔，帮我拿着这个，省得碍手碍脚的，要沉着，没啥了不起的！”

跑了一段路之后，他突然停了下来，将耳朵贴在田埂上细听，然后转过头来问我：

“叔叔，你听到什么没有？”

我摇摇头，他把我拉到身边，让我和他紧贴着脑袋趴在田埂边上，然后用手指着小窝棚的方向。这时在密集的枪声中，我听到了敌人的吵嚷声：

“不要打了，白费子弹，他妈的又上越共的当了！”

“是怎么回事呀？少尉。”

“我们已经在—束稻草上浪费了上吨的子弹，真是废物，统统都是废物！”

我高兴极了，狠捏了一下高大的手，在黑暗中望着他笑。趁着敌人正在乱作一团的时候，我催他赶快走。但他却动也不动，依然把耳朵紧贴着田埂倾听。我看他的神情显得十分紧张，便拉着他的手想打听一下出了什么事情。可是他不但不肯答话，还把手把我的头按了下去。我只好象一架机器似的随他摆布了。因为耳朵紧贴着地面，我能清楚地听到敌人的涉水声正越来越接近我们。我在他腿上狠狠地捏了一下，想让他回过马来，可是他根本不理睬我，眼睛还是死盯着发出响声的地方。这时，好象有什么在他胸中翻滚，使他时而又深深地呼一口气。

轰隆，轰隆……

突然间接连爆发了两声巨响，震动着整个田野。那群匪徒们也同时惊呼怪叫起来，在水田里争相逃命。高高兴兴奋得跳了起来，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跑着，他边喘气边断断续续地说：

“真痛快！真痛快！”

“是他们自己打起来了把！”

听我这一问，他便突然站住，拉着我的手伸进系在他腰带上两个空瘪的弹囊里，吃吃地笑了起来。我恍然大悟并亲切地问他：

“噢，你把它们埋在小窝棚附近是嘛？”

“不，在那束稻草的地方，唉，太可惜了。叔叔，要是多带几颗，那刚才就把他们全收拾了。这样回来时，咱们白天走路才痛快呢！”

讲到这里，他把头贴在我的胸前，顺手把我手中的那管笛子拿了回去，送到嘴边“呼”地吹了一声，便又掖在腰上。

我在珥平的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忽然传来一个震动整个珥平区的重要消息。市场仍然是收集各种爆炸性新闻的中心场所。人们正在纷纷谈论着一位刚被美国强盗抓到并准备拿到S市去示众借以镇压群众的少年英雄。

……当天早上，S市正在熙来攘往的时候，突然传来哨子声和吆喝声，一队队身穿斑纹军服的伪军紧急忙忙把市场包围起来。他们边用警棍推开群众，边用场声器喊话：

“国家有令，让大家在市场门口集合观看处决一名‘天打雷劈’的越共分子。”

近十年来，在这集市上，不知有多少自己人被匪徒拉到这里来杀害。所以每当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谁都感到心如刀割。人们

都想躲避开，仅仅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不忍心看着那群卑鄙无耻的狗强盗随意宰割自己的亲人。但强盗们的皮鞭在他们的头顶抽打，强盗们的枪口对准着他们的胸膛：

“喂，走不走？走不走？”

正当人群乱哄哄的时候，突然有一辆闷罐子车在市場門口停了下来，两个匪徒从車上拖下一位約十二、三岁的小孩走上那个四周围着鉄絲网的刑台。这小孩身上只穿一条已被撕得稀烂的短褲，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腿上和前胸都还淌着血，綳带全都染紅了。他的脑袋上，头发被火烧得花花搭搭，有的地方被打得肿起了疙瘩，血肉模糊。双颊还清楚地留着刀砍的伤痕。两片嘴唇被打得又紅又肿，伤痕斑斑，象喇叭筒似地朝外翻着。匪徒們已經把少年折磨成这个样子，可是还怕他跑掉，所以用繩子把他拴在一輛停在旁边的車子上，两旁还站着一群如临大敌的軍警。可是不管匪徒們怎样行凶作恶，那少年却还是那样泰然自若地挺立着。他的視線从不在匪徒們的小动作上停留。例如：他們有时检查綁绳，有时拉拉鉄絲，有时又往刑台底下张望等等。他的視線也从不在自己身上的任何一处伤痕上停留，而那伤痕却在滴着鮮血，染紅了褲子，也染紅了他那瘦小的双腿。他一直在凝視着前方，凝視着那辽阔的天空，不时有几朵白云飘浮而过。凝視着那棵青蒼挺拔的高聳入云的椰树，从原野吹来的陣陣凉风正溫柔地撫摸着它，对它絲絲細語。

“小混蛋！你看够了沒有？”

一个匪徒从刑台后边走了过来，翘起下巴問他，得意地哈哈大笑。猝然那家伙又站到一边去，边用尺子敲着手心，边歪着脑袋睨視着那少年。这匪徒的长长的鬼脸活象一柄犁头似的。

那少年仍然一声不吭，連看也不看他一眼。他气势汹汹地往

前走了几步，拉大嗓門一字一板地大声吼叫：

“小混蛋！”

这时，那少年才轉过头来，睜大眼睛怒气冲冲地望着他，大声說道：

“別放肆！老子不比你小！”

人群驟然沸騰起来，許多哭着的大娘大姊們連忙掏出手巾揩干脸上的眼淚。几个和那少年岁相仿的孩子們都感到很痛快。这一切情景那匪徒都清楚地看到了。他象輸紅了眼的賭棍，轉身向着人群破口大罵，然后弯腰从箱里拿出一把鋒利的尖刀，在那少年面前上下晃动着。

“小混蛋，給我跪下！”

“老子只会站着，不象你們这伙贱种跪慣了！”

“別充好汉了，老子馬上要剖开你的肚子，看看你的胆子究竟有多大，竟敢开枪打死两名共和士兵和一位美国顧問！”

面对着匪徒的威吓，那少年只微微地动了一下嘴角，露出了一絲輕蔑的笑容。然后他脸上忽而显得特別清新明朗。他的眼睛安詳地望着天空，然后又轉过来亲切地望着正在涌到自己面前来的越来越多的乡亲们，他溫和地說：

“这狗崽子正向叔叔、阿姨們汇报我的战功呢！可是他报得还不够数，还不够数！”

那匪徒气急败坏地扑了上去，冲着他的脸嚎叫起来。

“什么！不够数？”

“应该确切地說，在这一仗中，老子收拾了两个的軍和两个美国侵略者，願問个屁！”

少年仇恨涌上心头，声音特別响亮，連他脚底下的刑台和刑台周围的鉄絲网都被震得搖晃了起来。那群軍警慌忙围攏过去，

排成橫隊，卡嚓卡嚓裝上了子彈，一齊把槍口對准他。人們眼看這批惡狼就要下毒手了，一下子象潮水般地湧而上。“打倒賣國賊！”的口號震天動地。他們舉着挑菜用的扁担、裝魚露用的罈子，甚至擺雜貨用的箱子……一齊向敵人沖去。

“打倒殺人犯！”

“快救咱們的孩子！快救咱們的孩子！”

起先是正在趕集的乡亲们，接着是集市周圍的人們，然后是路上的所有行人，他們都象排山倒海似的湧而上，和敵人搶奪、沖撞、扭打。匪徒們惊慌萬狀，慌忙解開繩索，把少年推進閘罐子車里，開車逃跑……

听了乡親們在集市上熱烈談論的故事，我很想打聽清楚那少年英雄究竟是誰，但是一直沒有結果。沒有一個人知道那少年的名字，甚至連他長相的特征也是各有各的說法。這可能是人們為了保護他因而不肯泄密，也可能是由於他受到敵人的多次毒打，身上除了斑斑的血迹和發紫的腫塊以外，什麼都認不出來了。

我懷疑，難道這少年就是我那位非常勇敢的親密旅伴高大嗎？我覺得他的行動和風度都很象高大，而且故事的发生和這几天來高大一直沒有按期和我聯系一事密切有關。因為我當時正在緊靠敵人哨所的一個村子里工作，沒有條件與鄉里的領導同志取得聯系，因此得不到關於集市上乡亲们談論的那個故事的正式消息，也不知道高大是否已經來到珥平準備把我接回阿五那里去。

事情很蹊巧，在一次外出執行任務的旅途中，我順道探望了一個人的家。這就是那天夜里我和高大躺在小稻草棚時，高大告訴我的柳四孀的家。

柳四孀是剛四十出頭的人，但臉色憔悴枯黃，好象剛得過一場重病似的。當她認出我是高大的朋友時，她便皺着眉頭，坐在那里尋思起來，那兩只陷得很深的眼睛老是望着外邊的沼澤地。

我把集市上乡亲们談論的故事作為一件新鮮事講給她聽。可是剛講了几句之後，我一看她的臉色，便再也不能平靜地講下去了。而且我一切都明白過來了。柳四孀哇的一聲大哭起來，匆忙走進屋里拿出一個背包和一管笛子。那背包已經褪了顏色，上邊還沾着干泥塊，那笛子上，一頭系有深紅色的綳帶，另一頭刻有“高大”兩個字，字體工整而挺秀。

柳四孀對我說，這些東西是高大與敵人猛烈交火，直至被捕後，她在沼澤地里找到的。……

我拿起笛子，跟着她走到院子外邊去，靜靜地望着那沼澤地。在我眼前，那間小窩棚就象是浮現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的一個小島，正是在這里高大曾兩次和敵人進行過激烈戰鬥。風呼呼地吹着，我耳邊響起了平原地區晴朗早晨的歡騰交響樂曲。我怀着悵惘悼念而又自豪的心情，彷彿在其中又听到了從那兒傳來了高大那細微而悅耳的唧唧啾啾的笛聲。

Lesson 2

小 絨

阮 劍

傍晚我們的小船才离岸。万古东河两岸的树梢也好像等太阳落山才簌簌摆动，使我们感觉到晚风不是从远处吹来而是发自这些沙沙作响的树梢。

天空上星星刚露脸，整天乱响的大炮声、炸弹声、喷气式飞机的吼叫声、各种直升飞机沉重的隆隆声骤然停止了，只听到远处传来敌人为了壮胆而发出的零落的炮声。

趁这安静和空闲的时刻，营教导员八山邀我去探望西堤特别部队的一个女战士小絨。在最近的一次战斗中，上级派她给八山的部队当向导。她原是八山的老相识。至于我，只听说她曾参加在除夕晚上攻击美伪总参谋部的战斗，还没见过她的面，所以想见见她。我已约略听过关于这次战斗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人常常传颂着的“B40”英雄的故事。据我所知和书本上的记载，一个体力一般的战士，每次最多只能打六发“B40”火箭弹。但是有许多战士已经超出这个规定的数字。例如在龙朱沙省某河上对敌舰队的战斗中，一个战士连打九发，消灭了八艘敌舰；在攻打巴地市镇的战斗中也有一个战士打到第九发，消灭了敌人的九个火力点。我未曾听说有谁打到第十发。但在攻击伪总参谋部的战斗中，有个战士一连打了十六发。他的耳朵给震出了血，一个女战士看见，跑过来劝阻他，从他手上夺过“B40”火箭筒继续打。听说这位女战士就叫小絨，我想见见她，把这件事问个究竟。同

时也想亲眼见到一位西贡姑娘，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夜虽然平静，我也得慎重，不敢把船放之河心，只是沿着岸边树荫下划着。在夜幕里和风声中，只见江水涨满，茫茫一片；水面上闪着星光。河水掀起波浪轻轻拍打着河岸。

八山坐在船头面对着我，他约莫四十岁，面孔瘦削，小个子，穿一套草绿色军服。在朦胧的夜色里，我看不清他的脸，从他的沉默中，我猜他也同我一样在倾听风声、浪声，思索自己的心事。我不想打扰他，不攀谈。坐了一会，他向我叙述了小絨的故事。

我是在一九六〇年认识小絨的。相识的那天，我们就分了手，一别就是八年。直到这次总攻击我们才重逢。在漫长的八年当中我并不是时时都在想念着她，但可以說，我没有一刻把她忘掉。每回出差，一碰到熟人我都打听她的情况。我常常希望有机会再见到她，而碰到她的时候我却认不出她了，——那是五月的一个下午，在陈国瓚大路的一次战斗中。那天拂晓，我们这一路直插西贡市的陈国瓚大路。敌人倚仗大炮、直升飞机和机械化部队的掩护，以“苍蝇集结战术”从多路向我军围攻。一直到傍晚，我们才击退敌人的各次攻击。这时，只有街角、高楼上响着稀疏的枪声。趁枪声停息的当儿，我们派出一个单位分头协助居民疏散到安全地点。因为我们断定，沉静之后的战斗一定会更激烈。市民们陆续涌上街道，有的乘汽车，有的骑机动自行车，有的步行。

我站在街角里，看人们扶老携幼地簇拥着走在被敌人炮击起火的房屋冒出的烟幕中。忽然，一个姑娘骑着一辆红色的机动自行车背着人流朝陣地的方向飞驰。走了一段，这辆车子被街道自卫队拦住。几分钟，自卫队长告诉我有个生人想见指挥部领导同志。那时我正在屋里看市区地图。指挥所里只有我和另外

三个年轻的侦察员；正副指挥员都在观察台上。我请客人进来。要是指挥部的人正是刚才骑红色机动自行车的姑娘。她年纪不过二十，身着西贡时装：瘦腿裤，蛋黄色紧身“三婆衣”^①，颈上戴黑色项圈，身材纤细，举止活泼，头发烫得高高的，可是前发遮住整个额头，所以我看不全她的面孔，我猜她故意打扮得这样漂亮是为了使别人认不出她。她有礼貌地微微点头向我招呼，然后把藤篮放在桌子上军事地图旁，拿出一块面包，掰开两半，从中取出一张小纸条递给我。这是团指挥部的命令，要我们单位在某时转移到某地同兄弟单位配合战斗；而这位姑娘是向导。

“你排行第几？”我问。

“我是小老。”

她脱下项圈。眼睛睁得大大的注视着我，脸上露出惊讶和有所感触的神情。我心里想：奇怪，为什么她竟以异样的眼光望着我呢？也许她这是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指挥员吧。不知怎的，我却避开那深不可测的眼神，顿时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衣着是否符合一个解放军指挥员的风纪。军衣上沾满尘土，我不以为羞惭，反之以引以自豪。然而我还是用手轻轻地掸去灰尘。我打算问她许多事，不巧，有一群直升飞机飞过。我只来得及叫侦察组保卫她。一个年轻的侦察员立即进来带她到避弹洞。她提着藤篮子跟着侦察员走，仍回头来瞅我。我没有时间去分析她那异乎寻常的举动，一阵风跑上设在一幢洋房的四楼上的观察台。这里，从窗口可以发现敌人的火力点。

我向正副指挥员复述了上级的命令、战斗方案和行军计划。这时，九架直升飞机分成三层在街区上空耀武扬威。我清静

^① 越南南方人民日常穿的一种没有领子的衣服。——译者注

清楚地看见坐在飞机上的美国鬼子，他们持着枪，从打开的机门往下望，脑瓜子象椰子壳。飞机向屋顶发射火箭。不一会儿，我们周围的房屋都烧着了，一个大火圈把我们团团围住。远处的各路敌军也越来越逼近，慢慢地凑向一点。我们的防空火力击落了两架敌机。剩下的逃跑了。过一会儿，又飞来了一批。火越烧越大，火圈逐渐缩小，我感到自己正置身于火苗之中。空气也象着了火，风一吹，火气扑人，热辣辣的。什么也看不清了，红瓦、白墙、绿窗、马路……整个街区都沉没在烟火中。有几个伤员被烟熏得几乎窒息。

必须突围！我们作了决定。不能从火烧得猛烈的方向冲出去，必须直闯大马路，从正面痛击敌人，突破缺口，运动到指定地点。一辆美国M-41型坦克卡住三岔口，顺着街道射击。火势越逼越紧，要消灭这辆坦克，别无他路，只得沿着大马路进攻。我们集中火力掩护各反坦克组——每组三人——，他们仍无法前进，因为距离这辆坦克太远，反坦克炮够不到。我们对战士们的勇敢精神是毫无怀疑的。假如付出生命可以占据一个战斗位置把坦克消灭，相信我的单位将有成百个战士愿意牺牲的。而不能克服的困难却是在离坦克很远的地方就倒下了。难道就此束手？不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这辆坦克！指挥部下下了决心。我们正在讨论打法，女交通员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的旁边了。

“我带你们走，不用走大马路！”

我们都一下怔住了，回头看她。屋子里浓烟弥漫，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见她那双圆睁的眼睛。

“从哪一条路走呢？”

“我带你们从胡同穿过去！”

“可靠吗？同志。”

“可靠！我路熟！”她回答。

我們馬上派出一個三人小組。交通員向我們要一顆手雷。反坦克組的三個戰士手持槍，腰系彈，往門外跑。姑娘還在躊躇，手提裝着手雷的藤籃子默默站着，突然回頭看着我：

“八叔，不記得我了嗎？我是小絨嘛！”

“怎麼？”我驚訝地叫了一聲，不及問什麼，她就往外飛奔而去。我呆呆地站着，通過硝煙望着她的背影，不禁自言自語：“小絨？”

一隊蝦尾機動艇迎面而來，八山的故事被打斷了。這是民工們向各戰場運送糧食和彈藥的艇隊。一艘艘機動艇，袁隆隆地魚貫駛着，掀起一層層大浪，駕小舟的人邊呼喊邊按手電筒叫機動艇減速。瞬間，艇隊過去了，人們停止呼喊。發動機聲越來越遠，浪頭慢慢變弱，終於消失了，河面恢復了寂靜。八山正想繼續他的故事，忽聽一艘小船上傳來嘹亮的歌聲：

紅河邊上的妹妹啊，
我的家鄉也有河江，
我永遠衷心地呼喚：
萬古東呀，萬古東！

這首歌帶有民歌懇切的音調，只宜獨唱，船上的人却合唱。我不知道小船上幾個人，听着低沉的歌聲，猜度約有五、六個男孩子在唱。渾濁沙啞的歌聲使我不禁發笑。歌聲好象低掠在水面上，突然揚起一個女高音：

啊！江流呀，萬古東呀！

歌子突然轉調，我停棹傾聽。低沉的男音立刻變為纏繞在江流上空的女高音的基調：

碧藍的江水不變色，
趕走了法賊趕美帝，
強盜完蛋江流清澈，
啊！江流呀，萬古東呀！

女高音在空中抑揚頓挫，嫵媚不絕。在星空下萬古東河上駕着小船，聽一個姑娘唱着《萬古東》之歌，我心中不禁悵然。

歌聲隨着小船去遠之後，八山又繼續他的故事。

真該責備！小絨走后，我真懊悔為什麼自己竟會這麼粗心，可是槍聲不允許我再多思索。我必須馬上投入戰鬥。

想起當年，為了轉移地點免得暴露身份，我從家鄉到西貢去，一面教書一面參加地下活動。我借住在一個和我有遠親關係的小職員家裏。房東全家住在樓下，我自個兒住在簡陋的空蕩蕩的小樓上。房間里只有一張床和一個小木櫃，衣服和書籍都裝在櫃子里。秘密文件藏在瓦縫中。一天，我接到上級組織的通知，要我到根據地接受新任務。從學校回來，吃過午飯，我就動手收拾行李。當我伸手向瓦縫取文件時吓了一跳：文件不見了，摸別的瓦縫也沒有。我剛跨進門的時候，房東告訴我，早上有一批警察包圍街區，搜查了一些人家，逮捕了一個人。“警察不到我的樓上，文件怎麼會失蹤呢？”我這樣想着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我仿佛感到警察正緊緊包圍着我的住房，將要擁進來抓我，連忙跑到窗口往下看，可沒什麼可疑現象。我繼續摸瓦縫，手指頭都擦破出血，還是找不到文件。我記得很清楚，我不會把文件藏在其他

地方，但还是抖席搜柜，所有衣服、书籍都翻遍了也找不到。我正在焦急，突然听到一个小孩顽皮的笑声。我抬眼扫视四周，笑声顿时消失了，一个人影也没有。我继续找文件，笑声又响起，象在跟我逗趣，我再环顾四周，发现一双晶莹的眼睛从墙上的通风洞看着我，一碰到我的视线便象捉迷藏似的不见了。不一会儿这双眼睛又出现，一眨一眨的……

我正想问，对方却先开口：

“您找什么呀？叔叔。”

我听出是邻居帮工的姑娘清脆的声音。我还来不及回答，那双眼睛又不见了。过了一会，她沿着排水槽爬到我屋里来。小姑娘十四五岁，头发齐肩，身材瘦削，面色苍白，穿一套又肥又大的黑色“三婆衣”，拿着那包文件微笑着向我走来。看见她拿着那包文件，我猛然省悟，既惊讶又激动。我问：

“你怎么知道？”我边问边观察她每个细小的动作。

小姑娘依然顽皮地微笑着，抬起头看着我：

“你跟这里的人不同。”

“我跟人家有什么不同呢？”我反问，心中仍然惊愕不已。

“我的几个朋友说你当老师却不打学生。”小姑娘瞅着我，天真地咧开嘴笑。

“还给我吧！”我温和地说。

小姑娘把手缩回，后退一步，一本正经地说：

“我还你，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好，你要什么都行！”我敷衍了一句。

她那苍白的脸顿时泛起光辉：

“真的呀！你要交给我一件工作。”

我感到意外，不禁一怔。原来以为她向我要什么东西哩，我

呆呆地以探询的眼光看着她。她也静静地站着等待我答复。也许因为我的态度冷淡使她有些失望，脸上的光辉慢慢地消失了，晶莹的眼睛饱含泪水，胸部一起一伏，哽咽地说：

“我爸爸也跟你一样工作。他集结到北方去了，我妈妈却……”

说到这里她突然转过身子，两手捂住脸，瘦削的肩膀颤抖的，抽抽嗒嗒的哭起来。我心中无限激动，感到站在面前的是个亲生女儿。我走近她身旁，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

“别哭了孩子，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谈。你妈妈怎么样呢？”

“我不是这里的人，是龙朱沙省新富人，我妈妈叫二沈，乡里人都认识她。现在我得给人家做佣人……”小姑娘泣诉着。

隔壁突然有人叫唤，她一惊，急忙拉起衣襟揩干眼泪，把那包文件放在我床上匆匆跑回去了。

当天下午，我离开了西貢。临走前，我暗地里把小姑娘的关系移交給一个留下的同志。

回到根据地后，在一次全南方民兵代表大会上，我向龙朱沙的同志们打听小姑娘的妈妈二沈嫂的情况。他们告诉我，说二沈嫂的家原来是乡的地下基点，一天敌人发现她家里的秘密地洞，把她抓去拷问，但是得不到口供。夜里，这批嗜血成性的强盗把她带到河边，用板刀砍她的脖子，然后推到河里。亏披在肩上的厚发的保护，板刀砍不进去。她借着浮萍的遮掩涉水回去，继续活动。

离开西貢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到西貢。八年过去了！在八年的时间內，小姑娘的成长，使她在我的记忆里留下的熟悉印象冲淡了，只有她那双晶莹的眼睛能使我想象得出她当年的形象。

我是认出当年的邻居小姑娘了，但正如我刚才对你说的，当

